

# 客家方言“粄”类词与客家民俗

练春招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粄”是客家方言的特色词。在各地客家方言中,其使用有较大幅度的一致性和丰富性,对外则显示出较强的排他性。本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丰富多彩的“粄”类词透视客家的民俗风情。全文分四部分:一、客家方言“粄”的独特性;二、客家方言“粄”的一致性;三、客家方言“粄”的丰富性;四、“粄”与客家的民俗风情。

**关键词** 客家方言; 粄; 民俗风情

**中图分类号** H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72 (2010) 01 - 0122 - 05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既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它通行于某一地区,是维持该地区社会生活的纽带。方言词语不仅仅是语言符号,而且是具有象征作用的民俗符号,它们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由于“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俗具有很强的地方性,表现这些民俗的方言词语也就有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本文主要从客家方言的“粄”类词透视客家的民俗风情。

## 一、客家方言“粄”类词的独特性

“粄”是客家方言的特色词,各地均读作“b n”,本字为“粄”。这是一个承传词,《玉篇》米部:“粄,米饼。”《广韵》上声缓韵博管切:“粄,屑米饼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8引晋·葛洪《要用字苑》:“(粄)布满反,糝类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酒食》:“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粄法、汤脰法、沙碁法、甘口法。文献记载尚有异体字“糝”、“饼”,《广韵》亦收了这两个与“粄”同音同义的字。南朝·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谓之龙舌糝,以厌时气。”《玉篇》食部:“饼,屑米饼。”《正字通》:“饼,饼别名,六朝人呼饼为饼,或麦面、或屑米为之。旧注:专属米饼,非。”《南史·齐宗室传·衡阳王道度附萧钧》:“(钧)所生区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饼饴之,不肯食。”又《孝义传上·郭世通附郭原平》:“原平号恻,日食麦饼一枚,如此五日。”可见,“粄(糝、饼)”是一个古语词,但这个词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不用,其他方言也基本不用,而独在客家话中保留了下来。下面是《汉语方言词汇》所列各地方言统称词“糕”的不同说法<sup>[1]127</sup>:

北京	济南	西安	太原	武汉
糕 kau <sup>55</sup>	糕 ko <sup>213</sup>	糕 kau <sup>21</sup>	糕 kau <sup>11</sup>	糕 kau <sup>55</sup>

成都	合肥	扬州	苏州	温州
糕 kau <sup>44</sup>	糕 ko <sup>212</sup>	糕 ko <sup>21</sup>	糕 kæ <sup>44</sup>	糕 kɿ <sup>21</sup>

长沙	双峰	南昌	梅县	广州
糕 kau <sup>33</sup>	糕 ky <sup>55</sup>	糕 kau <sup>42</sup>	粄 pan <sup>31 31</sup>	糕 kou <sup>53-55</sup>
粄 pa <sup>33</sup>	粄 po <sup>55</sup>			

**收稿日期** 2009 - 11 - 25

**作者简介** 练春招 (1965—),女,福建武平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客家方言词汇深度调查》。

阳江	厦门	潮州	福州	建瓯
粿 ma <sup>24</sup>	糕 ko <sup>55</sup> 粿 ke <sup>51</sup>	糕 ko <sup>33</sup> 粿 kue <sup>53</sup>	糕 ko <sup>44</sup> 粿 kuei <sup>31</sup>	糕 kau <sup>54</sup> 粿 ko <sup>21</sup>

由上表可见,“粿”为客家方言的特色词。我们大抵可以据此区分客与非客。一般来说,

荔枝莊	麻雀嶺	赤泥坪	楊小坑
糍粑 tʰi <sup>21</sup> pa <sup>34</sup>			
茶果 tʰa <sup>21</sup> kɔ <sup>31</sup>			
糕粿 kau <sup>34</sup> pan <sup>31</sup>			

蕃田	泰亨	濠涌	三门仔	元洲仔
茶果 tʰa <sup>21</sup> kwɔ <sup>35</sup>	茶果 tʰa <sup>21</sup> kwɔ <sup>35</sup>	茶果 tʰa <sup>21</sup> kɔ <sup>35</sup> 糍粑 tʰi <sup>21</sup> pa <sup>23</sup>	茶果 tʰa <sup>21</sup> kɔ <sup>35</sup> 糍粑 tʰi <sup>21</sup> pa <sup>53</sup>	果 kue <sup>53</sup> 糍粑 tsi <sup>44/32</sup> pa <sup>33</sup>

香港新界的汉语方言分属于客、粤、闽三大方言,它们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之内长期紧密接触和密切交流,由此出现了许多共同的说法,其横向的渗透关系是明显的。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某些区别性特征把它们区分开来。上列“糍粑(糯米制品)”一词正是如此,其说法虽然多样,但荔枝莊、麻雀嶺、赤泥坪、楊小坑四点都保留了固有的“粿”的说法,为客家方言点无疑。

从我们现有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各字典辞书的佐证材料皆为客家话,如《汉语大词典》<sup>[3]</sup>“粿”字条所举例证《中国歌谣资料·农民十二月》:“妇人转外家,甜粿用油煎。”系客家歌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粿”字条下所列说此词的第一方言为客家话,第二方言为粤语。但在粤语条下所举地点为赤溪,例证是 1920 年《赤溪县志》:“粉饵谓之粿。……今县俗以粉为年糕,谓之甜粿,松糕谓之发粿。”<sup>[3]5136</sup>按,赤溪方言实为客家话,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乾嘉以后,客家在台山,开平,四会一带者,因人口激增,势力扩展,始则租赁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继则渐次设法收买,成形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迨

把糕点说成“粿”的必属客家话无疑,而不说“粿”的大体都是非客家方言区(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香港新界汉语方言“糍粑(糯米制品)”一词的说法就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清楚地把客家话点判断出来<sup>[2]467</sup>:

至咸丰六年,其地诸本地系人,以‘仇客分声’,借端攻杀,客人起与抗斗,直至同治六年(西元 1867),广东巡抚蒋益沣,议令土客联和,另划赤溪一厅,互易田地,一场风潮,始告解决;而客家第五期的迁移运动,亦遂开始。先是划赤溪厅为善后区域,本地系人已无异议……<sup>[4]62</sup>因此,罗香林先生把赤溪划入纯客住县之列<sup>[4]95</sup>。今广东已无赤溪县,1953 年时并入了台山县。

据我们目前所知,也有个别非客家方言区说“粿”的,如阳江闽语(音 [pua<sup>31</sup>])、海南闽语(音 [ʔbua<sup>325</sup>]),可能是受客家方言横向渗透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异地存古现象(福建闽南本土及广东潮汕均无此说)。

## 二、客家方言“粿”的一致性

在客家方言内部,“粿”的使用也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不但客家大本营闽粤赣三省分布较一致,大本营之外的广西、四川、海南、台湾等地也很一致,甚至随客家人的足迹散播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详见下表:<sup>[5-10]</sup>

广东梅县	广东兴宁	广东东莞清溪	广东深圳沙头角	广东惠州
粿 pan <sup>31</sup> 31	粿 pan <sup>31</sup>	粿 pan <sup>42</sup>	粿 pan <sup>42</sup>	粿 pun <sup>35</sup>
广东龙川老隆	广东揭西河婆	广东丰顺汤西	福建永定下洋	福建上杭
粿 pɔn <sup>34</sup>	粿 pan <sup>31</sup>	粿 pan <sup>53</sup>	粿 pan <sup>53</sup>	粿 pan <sup>31</sup>

四川成都客家方言材料由兰玉英教授提供,泰国曼谷引自陈晓锦《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未刊稿),台湾美浓、苗栗为网上搜得,其余为作者调查。

福建武平	江西龙南	江西定南	江西安远	广西容县
粄子 pan <sup>31</sup> ts <sup>1</sup>	粄嘢 pan <sup>53</sup> t <sup>53</sup>	米粄 mi <sup>31</sup> pan <sup>31</sup>	粄 p <sup>31</sup> n <sup>31</sup>	粄 pan <sup>21</sup>
广西福绵	广西北流	广西贺县莲塘	四川成都	海南儋州
粄 pan <sup>31</sup>	粄 pan <sup>21</sup>	粄 pan <sup>21</sup>	粄 pan <sup>31</sup>	粄 pan <sup>31</sup>
台湾美浓	台湾苗栗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士乃	泰国曼谷	
粄 pan31	粄 pan31	粄 pan31	粄 pan31	

此表反映虽未必全面,但足以说明客家方言区“粄”的分布范围之广,其内部一致性之强。

当然,也有一些客家地区不说“粄”的,如赣南宁都、大余,闽西长汀、宁化,粤北、粤西等地。其中,粤西廉江石角说“粄,屑米。”《集韵》入声月韵恨竭切:“粄,米粉。”义通音不合,赣南宁都说“糍”(音 t<sup>h</sup> i<sup>13</sup>,《集韵》平声之韵渠之切:“糍,饼属”),大余说“糕”,石城则“糍”“粄”两说。闽西长汀说“糍”,而长汀的这个“糍”在其他一些地方则是指磨碎的米粉(《玉篇》米部:“糍,碎米也。”《广韵》入声屑韵先结切:“糍,米麦破也”)。至于下一层次的特称词,则很难对齐。笔者曾列了“煎粄子、发粄、煨汤粄、艾粄、灰水粄、红粄子、搞粄子、酒粄子”等8条特称词,就闽粤赣三省9个方言点进行调查,调查到最多的一条是“艾粄”,对齐了4个点(梅县、安远、武平岩前、永定下洋)。其余7条则五花八门,或者根本没有相应的说法。

### 三、客家方言“粄”的丰富性

客家话的“粄”单用时为各类糕点的统称,不限于大米制作的糕点。在这个统称词下有诸多的特称词,据统计,客家地区经过不同的加工手法制作出来的各种“粄”类总计有200款之多。以福建省武平县岩前镇为例,就有糯米制、粳米制、杂粮制的各种粄类几十种,这些“粄”名称各异,命名理据丰富多彩。可以以原材料为名(这是最多的一类),如:糯米粄、粘米粄、麦粄(农家自种的小麦磨成粉制)、面灰粄(面粉制)、芦粟粄(高粱粉制)、粟粄(红小米粉制)、薯粉粄(淀粉制)、莴芋头粄(蕉芋制淀粉后的渣研成粉制成)、树子番薯粄(木薯粉制)、艾粄(加艾草制成)、苕叶粄(加苕麻叶制成)、

仙人粄(淀粉加仙人草根制成)、芋卵头粄(粳米粉掺芋头丝蒸制成)、芋丝粄(糯米粉加葱花或萝卜丝、芋头丝等做成扁圆形,油炸而成)等,旧时饥荒时节还有糠粄;可以以制作形状为名,如:耳公粄(形状像耳朵)、舌嫲粄(形状像舌头)、疙瘩粄(面粉加水搅匀后用汤匙舀进开水里煮,熟后一团一团像疙瘩状);可以以颜色为名,如红粄子、黄粄;可以以加入的辅料为名,如:糖粄(用红糖蒸制的糯米糕)、酒粄子(无馅小汤圆,煮时放进酌量糯米酒)、灰水粄(做此粄的水是用稻草灰煮成的);可以以制作方式或动作为名,如:酿粄(粄皮里包馅儿)、煎粄子(用加热的糖浆水拌糯米粉,做成圆形或椭圆形,用油炸,方言说“煎”)、搞粄子(粳米制的圆形糕点,因制作时搞成圆团,故名)、煨汤粄(无馅小汤圆,煮时放到开水里烫一烫即可,“烫”方言说“煨”,故名)、煨粄(“煨”为干烧);可以以制作工具为名,如:印粄(用印模印,既是工具也是动作);可以以制成后的质地为名,如:冇粄(此粄制成后中空蓬松,方言说 p<sup>h</sup> aŋ<sup>52</sup>,俗写作“冇”);可以以功用或目的为名,如: t<sup>h</sup> aŋ<sup>31</sup> 桥粄(做此粄的目的是为了“ t<sup>h</sup> aŋ<sup>31</sup> 桥”——即“架桥”);等等。

客家其他地方亦多有不同种类或名称的“粄”,如福建武平城关有“簸箕粄”(米浆盛于簸箕中,用猛火蒸成薄皮,割成小块,再用熟馅卷成条块,“簸箕”为制作工具);福建连城有“捆粄”(亦称米粉粄、卷粄,用平底铝盘把米浆蒸成薄粉皮,再以粉皮包馅儿制成春卷样,“捆”为动作);广东梅州一带普遍有“甜粄”(糯米粉加糖浆蒸制而成,以味觉为名)、“味酵粄”(米浆掺入少量土碱或纯碱拌匀,倒入陶钵中蒸熟,因其中间有凹下的圆窝,正好用来放佐食的调味品,故名);广东揭西有“鸟仔粄”(因其形

似小鸟而得名);台湾美浓有特色小吃“面帕板”(客家话“面帕”意为毛巾,美浓板条形状特别宽,制作过程中要像挂毛巾一般挂在竹竿上冷却,故称);台湾苗栗有特色小吃“猪笼板”(外形犹如装猪仔的竹笼而得名)。此外,客家各地“板”类的专有名称还有咸板、老鼠板、发板、富板、水板、萝卜板、韭菜板、笋板、豆板、绿豆板、菜丝板、饭匙菜板、金瓜(南瓜)板、层子板、九层板、包板、新丁板、清明板、青板、药板、碗板、酿鱼板、糍粑板、细板、尖子板、珍珠板、忆子板、瓠板、糕籽板、龟板(红龟板)、长钱板、子孙板、卤水板、板仔圆、板粽、钱仔板、白头翁板、猪肠板、喜板、鹅汤板、菜包板、雪圆板、板籽、鸡颈板、薯板、吊菜(茄子)板、大笼板、擦板、炊松板、过水板、镬豚(锅底)板、板圆、板皮、板条等等,不胜枚举。

与做“板”相关的词语还有:板脆、板浆、板团、板酵、板筛、板帕、板篲、板罩、板印、板擦、板隔、板靠子、踏板(碓板)等。

正因为“板”与客家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由此又衍生了一系列与“板”有关的词语和熟语,如“泥板(子)”(泥丸,亦指人呆板、傻笨)、“la<sup>2</sup>板”或“恰板”(合得来;福建武平岩前“an<sup>31</sup> la<sup>2</sup>板”或“an<sup>31</sup>恰板”指很合得来,“唔 la<sup>2</sup>板”或“唔恰板”指合不来)、“板头”(样子、名堂;福建武平岩前“像 ma<sup>2</sup> la<sup>22</sup>板头”意为“像什么样子”,“搞 ma<sup>2</sup> la<sup>22</sup>板头”意为“搞什么名堂”)、“板客”(爱吃板食的人)等。皮肤黝黑的人被戏称为“赤米板”,做事贪心则说“猴食姑娘搅天板”(“猴食”指贪吃,“天”意为因水分多而显稀。贪吃姑娘做“板”时故意多放些水,然后要不断加进干米粉以吸收水分,这样越做越多,自己就可以多吃了),形象而生动。其他如“餐来板答”(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客家人则是“投之以‘餐’,报之以‘板’),“年初一唔烧火——掂板”(意为大年初一不做饭,拿年糕吃,比喻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千年板帕——久见”等熟语,也充分体现了“板”在客家人生活中的位置。客家童谣或山歌中也常可听到让人垂涎的“板”,如童谣“眼 kuan<sup>31</sup> kuan<sup>31</sup>(眼睛滴溜溜转),好煎板;面臭臭,好豆腐”,“荅谷(用荅去谷壳)西骚(拟声词),踏板煮糟(酒糟),煮到两碗公(大碗),阿妹食去嘴

东东(嘴鼓鼓)等。客家山歌则有“爱食甜板先熬糖,爱食豆腐先磨浆”,“蕉叶蒸板唔用帕(谐“怕”),水流灯草放芯(谐“放心”)来”,“冷水蒸板难上气,针筒打米难上升”,“糯米发酵蒸发板,莫怨阿妹唔会炊(谐“吹”)”,“天井蒔田(插秧)枉了秧,甜板蘸味枉了糖”,“有情好比糖搓板,无情好比水捞(拌和)油”等唱词。妇女回娘家,亦可听到这样的歌谣:“妇女转外家,甜板用油煎。等等。

#### 四、“板”与客家的民俗风情

对客家人而言,“板”不仅仅是一种风味食品,更是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必备的物品。很多地方的客家人过年时往往都要做“甜板”,此为客家人的年糕,因为过年合家大团聚,吃甜板意味着生活象甜板那样甜。除了供食用,还用于敬神、送礼等。有些地方的客家人还要留一些甜板到正月二十的“天穿日”用,该日当家的妇女、老人要早早起来煎甜板,把房间、厨房、浴室的墙缝、钉眼等处抹上一点儿,谓曰“补天穿”,这样,新的一年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sup>[10]</sup>。据黄雪贞先生告知,四川成都近郊龙潭寺的客家话因处在西南官话的包围之中,现今各类糕点均说“巴巴”,唯有过年做的年糕仍说“甜板”,可见客家这一习俗顽强的生命力。其他的一些“板”类亦代表了客家地区独特的风土民情,如福建武平岩前的“煎板子”是一种油炸糯米糕,一般在节日或喜庆日才做,除了自家食用,也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亦可用于祭祖或上坟;“酒板子”为一种无馅小汤圆,煮熟后放进酌量农家自酿的糯米酒,一般供妇女做月子时作点心食用;“红板子”是糯米和粳米混合制成的小圆形糕点,妇女出嫁三天后“转门”(回娘家),或生完孩子“带子上门”(把新生儿带给外公外婆看)时,父母要做好此板,供女儿带回家散给亲友,为增添喜庆气氛,染成红色;“发板”是在板浆里加入发酵粉,盛入碗里蒸,板面隆起而分裂,意为“笑”,是发财致富的好征兆;“<sup>h</sup> an<sup>31</sup>桥板”为长条形米糕,粳米制,专供亲人死后“酬七”(做七,人死后的七祭习俗,以七天为一个周期祭七次,从“头七”到“慢七或断七”共七七四十九天,总称“七七”)用,“<sup>h</sup> an<sup>31</sup>桥”

意为架桥,意指把“粄桥”作为沟通阴阳两界的载体,死者的灵魂通过这一载体能够顺利到达阴间,和祖先团聚;“印粄”为印有龟甲花纹或“福”字的圆形米糕,上坟祭祖用,“印”既指这种粄是用粄印(印模)印出来的,又谐音“荫”,希望祖先“享用”了它能够荫子荫孙;清明时节则用苕麻叶或艾草做成“苕叶粄”或“艾粄”,有些地方也称“清明粄”,寓清明要吃青之意,也用它祭祖或上坟;八月初一是客家人二次葬的日子,死后埋葬十年左右的亲人要重新挖开,“牵渠(他)hɔŋ<sup>52</sup>身(起身)”,即拣起死者的骸骨,装入准备好的金罌(瓮)里,进入八月也正是芋头可以收成的日子,各家都会拿新挖的芋头做“芋卵头粄”,故有些人戏称挖一次葬的坟墓为“改芋卵头”;七、八月份的“打醮”是旧时客家人隆重的祭神活动,是日一般做“黄粄”,谓“打醮连过节”。

台中东势地区的客家山庄,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新丁粄”,庆贺年内产子得孙,新丁粄也即红粄,通常在农历十月十五下元节时“祭天公”,以感谢上天赐男丁之福,此红粄就叫做新丁粄,在新丁粄祭拜上天,要分发给邻舍,意为把快乐给大家分。类似的“粄”在广东大埔农村叫“人丁粄”,在年节或迎神会期间,大都做此粄作为供品,寓家庭幸福,人丁兴旺之意。广东惠州一带小孩出生“做半月”时外婆要做“沙糕粄”挑来,以分发邻里乡亲,此粄也常用于丧事及年节之中,因其松软可口,被视作上好的食品,旧时卖沙糕粄者往往习惯将其顶在头上沿街叫卖,为惠州古城风情一景,民谣“沙糕粄,卖死(无论怎么卖)无转本(赚不回本钱),头拿(同音字,头)顶到损,脚趾仔行到短”唱的是卖此粄者维持生计之艰辛。“水粄”为惠州客家人“六月六太阳诞”的专祭食品,故当地有“六月六食水粄”之说,为惠州一俗。广东梅县一带不少农村有过“乞巧节”的习俗,家家户户会用电种草药(如鸡屎藤、苕叶、山苍树叶、白头翁、苍耳草、茅根等)配以糖、米粉之类制成“七药粄”,此粄有健胃消食,去暑除湿之功效,当作节日礼物馈赠亲友,亦别有农家风味。

在客家地区,还有一款极富特色的“粄”值

得一提,那就是“仙人粄”(有些地方称为“草粄”或“仙草粄”)。它是用草本植物仙人草熬制成的,呈胶冻状或嗜喱状,色褐晶莹,甜润嫩滑,风味独特,是客家人喜爱的夏季消暑解渴小吃。农历入伏吃“仙人粄”是客家人的习俗,据说该日吃了“仙人粄”,整个盛夏都不会长痱子。在客家地区,仙人粄是非常普通的食品,喜吃者甚众,不管是街边的售货摊,还是墟市上,经常能看到卖这种东西。近年还有“仙人粄罐头”、“仙人粄粉”销往海内外。

尽管各地习俗不一,做的糕点形形色色,名称也各异,但客家多数地方都有种类繁多的“粄”,反映了客家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文系.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2] 张双庆. 庄初升. 香港新界方言[M].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03.
- [3]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 [4]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台北: 古亭书屋发行, 1993年11月广州出版·1975年1月台一版.
- [5] 许宝华, 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第四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6] 刘纶鑫.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7] 练春招. 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D]. 暨南大学, 1998.
- [8] 陈晓锦.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9] 温昌衍. 客家方言[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黄雪贞. 梅县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练春招.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文化[D]. 福建师范大学, 1991.
- [12] 陈建民. 从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 (4).
- [13] 曲彦斌. 民俗语言学[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 [14]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 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 [15] 宋本广韵[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2.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李晶晶]

**Research on Service Brand Asset based  
on the Enterprise-Customers-Stakeholders  
Trichotomy Interac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EI Haiying<sup>1</sup>, YAO Zuo-wei<sup>2</sup>,  
LANG Yan-ming<sup>3</sup>

1.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Institut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 Guangzhou 510053, China;*
3. *Traveli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refers to the mutual ac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various objects; which is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 among enterprise, customers, and stakeholders i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generation of service brand equity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brand value. After reviewing the recent findings of service brand equity researches and related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service brand equity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active enterprise-customers-stakeholders triadic interaction.

**Key words:** Service Brand; Brand equity; Interaction; Brand Knowledge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Technology  
Gap Change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anufacture Industry of Guangdong**

YANG Ya-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Guangdong's manufacture

industr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measures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index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during 1999 - 2007 with DEA Malmquist index approach. This dates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distinct technology gap between two groups and the TFP gap is in decreasing,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higher technology progress change of domestic firms. The increasing rate varies among the industry property.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have not positive effects on domestic firms' productivity intra the same industry.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gap; domestic firms; foreign firm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s

**Banshan-Hakka Dialect's Phonology in  
Tangnan Fengshun Guangdong**

L N Lun-lun, L I Xue-mei

*Chaozhou Normal College  
Guangdong 52104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not only the culture and Geography of Fengshun coun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but also the sound system of Banshan-Hakka in Tangnan Fengshun County, with its phonetic features summariz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andarin and Hakka dialect of Meixian.

**Key words:** Banshan-Hakka Dialect; Hakka dialect; phonology; Tangnan Fengshun County

**View the Hakka Folk-custom from the  
Rich and Varied Words with“叛”**

L AN Chun-zh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叛” is a characteristic word in Hakka

dialect, with the sound of “ b n ”. It is used consistently and abundantly to great extent in Hakka speech areas. While it has strong exclusiveness to the external areas. This paper mainly views the Hakka folk-custom from the rich and varied words with “ 叛 ” in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word “ 叛 ”; 2, the consistency of the use of “ 叛 ” in Hakka speech areas; 3, the abundant use of “ 叛 ” in Hakka speech areas; 4, “ 叛 ” and the Hakka folk-custom.

**Key words:** Hakka dialect; “ 叛 ” ( b n ); folk-custom

###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logics through practical thought

WANG Jing-zhou<sup>1</sup>, CU IJ ian-ying<sup>2</sup>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Institute of Logic and Intellig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he deepening study with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assical Logics Theory have widely been applied and developed, Logic idea on study, objects and methods have also ha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e logical function no longer merely was confined to the effective inference, but has been applied to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bout the programs, patterns, methods and rules in agent's think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al thought as meta-thought (logics),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

ern logics from the views of methodology, along with exploring effects of the practical thought for development of concrete sciences

**Key words:** practical way of thinking; Veer of Logic; dynamic epistemic logic; philosophical analysis

### The Impacts of Mo Dengyong Events on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 in Ming Dynasty

CHEN Wen-yuan, L IN ing-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ixth years of Jiajing in Ming dynasty, the minister of Annan kingdom, Mo DengYong, usurped the throne, and changed the name to “MingDe”. Ming is the protectorate of Annan kingdom, So this event has a sever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and Annan kingdom, and made Ming government into diplomatic crisis. The opposing opinions held in Ming government, “ conquests ” and “ conciliation ”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repeatedly, finally, the suggestion of the local minister in Guangxi and Guangdong province was adopted. Under the military terrified, MoDengYong came to obey to Ming Dynasty and was awarded by second level title “ commander-in-chief ”. Than he started to develop Annan kingdom in a new form, in theory, Ming is in the charge of Annan kingdom.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MoDengYong ev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and Annan kingdom